目　录

革命英烈

红军师长——王光泽
……中共衡东县委党史办（1）

忠魂悲壮惊天地
——英雄的小姐妹李洁、李广烈士遇难纪略……萧汉（7）

向大复烈士革命片断……李楚元（18）

历史人物

夏明翰烈士的母亲——陈云凤……黄秋华（22）

花鼓大师——丁云开……欧阳清明（27）

状元彭　浚轶事……李楚元（30）

清代探花谭鑫振简介……笔　心（36）

清代翰林陈嘉言轶事……李楚元（39）

从牧童到举人
——周炳衡先生生平事迹概述…笔　心（42）

革命回忆

我参加革命的历程……成　普（48）

群众运动

大革命时期衡东工运概况……欧启宗（6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大革命时期衡东的青年运动……陈青松（69）
大革命时期衡东的妇女运动……旷福娥（75）

文化教育

衡东书院初考……谭庆麟（81）
一所著名的学校——尚德小学……赵文雍（87）
文昭中学创建前后二、三事……曾希贤（92）
衡东地方花鼓戏探源……欧阳清明（98）

工商企业

石湾瓷业发展简史……廖夫寄（102）
解放前石湾商业概况……岳　雄（108）

日军暴行

记日本侵略军在吴集的暴行……李楚元（120）

编　后……编　者（125）

红军师长——王光泽

中共衡东县委党史办

在蒋介石的“讯明就地处决”的罪恶电令指示下，一个衣着单薄，身材魁伟的中年硬汉子，被川军旅长田冠伍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枪杀在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邬家坡的泡桐树下。这个硬汉子，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黔东独立师师长王光泽烈士。一九八二年清明节，当地干部、群众，在将王光泽的忠骨从邬家坡移葬于龙潭镇烈士陵园时，亲眼看见当年囚禁他的那副大铁镣，依然原封未动地紧扣在他的脚骨上，无不指下。这副锁了他将近半个世纪的大铁镣，如今陈列在酉阳县历史博物馆，它将永远用无声的言词，向人们诉说着当年反动派怎样杀害烈士的残暴罪行。

童　年　苦　难

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农历九月二十三日），王光泽出生于衡东金花乡鹤桥村一个多子女的贫苦农民家庭，在兄弟姊妹七人中他排行第二。祖父王吉祥、父亲王德云都是长工，母亲皮氏长年累月在外当“奶娘”。他的四弟刚满四岁，就被病魔夺去了幼小生命；满妹出生不久，就被抱去当了别人的养女。

尽管王光泽幼时聪明伶俐，逗人喜爱，但由于家贫，他的童年却是一个缺乏欢乐的童年。除六岁时，有幸被本族的私塾老师王世亭收作蒙童三个月，读了一本《三字经》外，后来终因无钱读书而未进过任何正规学校。七岁跟着哥哥砍柴拾铁勾子（钻土）发卖。这位比他大三岁的哥哥学皮匠后，他又带比着他小三岁的弟弟帮地主放牛。十岁那年想去学手艺，可一连找了三个师傅，都嫌他"称起来没有秤砣重，站起来甘得谷箩高"，不肯收留他。第二年，他不得不离开家乡去攸县，跟在那里做上门功夫的舅舅皮荣丰学木匠。不到两年，他就学成出师了，而且功夫还做得非常细腻精致。后来，又跟舅父在攸县城里摆了一个小木货摊，甥舅俩就靠出卖自制的木器度日。

木匠生涯

在攸县城里，一晃就是八年，他不仅长了年龄和身材，而且还长了见识。什么"三国英雄"、"梁山好汉"之类的故事，他听得最多，也非常爱听。在民间传统思想文化道德的熏陶下，他变得特别赋于正义感，所以在八年的木匠生涯里，他不仅有无数件精美木器问世，而且也为他人少受了许多欺侮。十七岁那年，王光泽和舅父在资本家刘福泰开的木器坊做工，同在这里做工的还有胡义和、胡义堂兄弟俩。平日里，胡氏兄弟忠厚得令人可怜，年终结帐时，谁知店老板刘福泰竟借故要克扣他俩的工钱。不平则鸣，王光泽硬是帮助他俩把帐一笔一笔算清，弄得刘福泰一个钱也没有扣成，胡氏兄弟很是感激。又一次，驻扎在攸县城里的军阀军队一个连的司务长，诓去了王光泽的邻居王德忠老大辛辛苦苦打的一百双麻草鞋，老人气得无可奈何。王光泽知道后，当即赶到军营，开始那个司务

长不认帐，当王光泽有勇有谋地揭穿骗局后，他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数付清了王德忠的草鞋钱。

投身革命

十九岁那年，王光泽离开攸县去茶陵，在腰坡镇附近的东山、泥塘一带继续做木工。四年后，大革命爆发，王光泽随即投入革命洪流，参加了腰坡镇工会，和当地工人群众一道斗争了姓谭的资本家。大革命失败后，他回金花乡鹅桥村躲避了一个时期，不久仍旧到腰坡镇附近的东山、泥塘一带，一边做工一边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三〇年，井岗山革命根据地扩展到茶陵，腰坡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又建立了农会、工会等群众团体，王光泽被群众推选为腰坡镇工会主席兼赤卫队长，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当工会主席和赤卫队长后，一面带领工会会员配合农会打土豪，一面查禁并烧毁了多年禁而未止的“广茂隆”烟馆的鸦片烟，得到了工农群众的积极拥护。一九三一年，腰坡镇赤卫队扩建为警卫连，王光泽被选为副连长，后任连长；一九三二年被调任为茶陵警卫营（独立营）营长，一九三三年，茶陵警卫营扩充为独立团，王光泽任团长；不久，茶陵独立团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王光泽任红六军团五十三团团长，积极参加了建设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长征路上

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央军委命令红六军团退出井岗山革命根据地，作为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先遣队，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十月二十六日，王光泽随军到达四川省酉阳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南腰界，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红军部队立足未稳，湘黔川三省敌军迅速压来，于是，二、六军团决定挺进湘西，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二、六军团主力东进时，将红六军团的部分干部和伤病员以及沿河、印江、松桃等县的地方武装，编做川黔边、德江、印江、黔东四个独立团，组成黔东独立师，由王光泽任独立师师长，原六军团政治部的宣传部长段苏权任师政委。独立师的任务有两条：一是掩护红二、六军团主力前进；二是坚持湘西特区斗争。

独立师一建立，就立即与敌人展开了“捉迷藏”式的游击战争，引来了比自己多数十倍的敌人，以保证二、六军团主力东进。这些敌军是湘军王东原部，黔军王家烈的特务旅、傅恒中旅、李成章旅的两个团，川军的田寇伍旅、达凤岗旅，以及敌总指挥王天钧的两个团、白辉章的教导团。到十一月十日，胜利完成掩护任务，使二、六军团主力摆脱川黔边界诸敌以后，黔东独立师决定集中于沙子坝来动员突围。这时，敌军的包围圈越缩越紧，王光泽命令部队一面继续牵制敌人，一面准备越过梵净山，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挺进湘西与主力汇合。在向梵净山进军途中，印江独立团与师部失去联系，团长宁国学不幸被俘，惨遭杀害。王光泽率部六百多人于十一月十四日进抵梵净山时，黔敌李成章整编旅五千余众也抵达了梵净山，王光泽率部与敌军在护国寺一带激战三天三夜，才突出重围。越过梵净山进入贵州省松桃县，在松桃打了孟溪区公所，部队武器、给养得到补充。十六日进入四川秀山县之兰桥，行至邑梅，又与大股敌军遭遇，政委段苏权脚骨受伤，与部队失去联系，部队也损失严重。二十六日又在秀山之迓架再次遇当地民团、土匪武装袭击；由于部队连喘一口气的机会都没有，以致德江独立团又与师主力失去联系，团长下落不明；川黔边独立

团团长马吉山壮烈牺牲。这时，黔东独立师已不足二百人。

十一月二十八日拂晓，王光泽和黔东独立团团长谭振群率部由川河盖再次突出重围向湘西前进，行至川、湘交界的大板桥，遭当地团防武装伏击。这时部队弹绝粮尽，红军战士一个个倒了下去，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王光泽果断地命令部队化整为零，分多路突围，但最后只有十几个人突出重围与主力汇合。王光泽率领的一路，已只剩他孤身一人，隐蔽在当地的贫苦农民吴荣友家里。两天后，王光泽换上了吴荣友的便衣，化装成农民，背上一个背袋，带了几斤红薯，就登上了由老吴指点的往湖南花垣县的路程。行至上川，不幸遇当地民团认出被捕。

壮烈牺牲

川军田寇伍部，接收由民团起解来的王光泽后，欢喜若狂。他以为，这回可从王光泽身上捞取一大把向上爬的政治资本。当即，他电报南京，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又用封官许愿、金钱、女色等手段引诱王光泽投降。可是，王光泽根本就不为功名、利禄、金钱、女色所动，于是田寇伍又想以酷刑来达到目的，但这也和用诱降一样，一无所获的依旧还是田寇伍。不仅如此，王光泽还非常巧妙地利用发言之机，向敌人宣传了共产主义思想，宣传了共产党的政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群众的反革命罪行，弄得田寇伍一筹莫展。田寇伍不得不把对王光泽的处置问题请示刘湘，由刘湘再请示国民党南京政府。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刘湘接到蒋介石的“讯明就地处决”的电文，便叫田寇伍去执行。行刑前，田寇伍拿着一件军大衣，假惺惺地对脚上钉了铁镣、并被绳索捆

在抬筒上的王光泽说："刘军长电示，王师长在此很不安全，要我把你送到重庆去。路上寒冷，你披上这件大衣吧！"王光泽已知敌人的用意，大义凛然地对田寇伍说："到什么重庆？要杀就杀，你何必耍这么多花招！共产党人、工农红军是杀不完的！"田寇伍当然不是把他送到重庆去，而是要架他到郊外去。敌人把他抬到镇外四里多路远的邬家坡时，田寇伍就下令枪杀了王光泽。王师长时年仅三十一岁。

王光泽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仅用少量兵力就拖住了大量敌军，掩护了红二、六军团主力的胜利进军。他顾全大局敢于自我牺牲的英勇精神和长征路上建立的光辉业绩，将永远引起人们对他的深切怀念。

忠魂悲壮惊天地

——英雄的小姐妹李洁、李广烈士遇难纪略

萧　　汉

（一）

一九二八年一月九日凌晨，祝融峰下北风呼呼，湘江河畔寒流滚滚。

天快亮了，此刻正是“天亮前一阵黑”，大地在沉睡，山河未醒来，一切都还是处在寒冷、黑暗之中。

唯有县长室却早已点着了蓬蓬煤油灯，从微弱、昏暗的蜡黄色灯光下，可以看到目光凶狠的几双眼睛，正在谋划着什么，他们便是省清乡特派员、国民党衡山县党部常务陈鹤，县挨户团常备队队长、县清乡委员康庆方一伙人，又在我县长“议事”了。

随即，县挨户团常备队那栋两层楼的砖瓦房子里，响起了一阵急促而又令人不安的脚步声，“吱嘎”一声，县监女牢突然像张开血盆大口一般，提前打开了牢门，这时，只见两位蓄着短发的、尚未成年的同胞小姐妹，应着狱卒高喊的“过堂”声从衣着褴褛的的难友中站起来，迈着与她俩那稚嫩身影，不大相称的庄重步伐，走向牢门……

和她俩同监的母亲见情形不对，滚起身来，扑上前去，楼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住女儿一双，大声吼道：

“你们这般畜生，要杀就杀我，她俩还是尚未成年的孩子！”

狱卒可不管什么成年不成年，只是不由分说地将这对同胞姐妹，从她俩母亲怀抱中撕扯出去。

“妈妈，你莫要这样”，姐姐怕伤了母亲的身体，强压内心翻江倒海般的激动，用极其平静的口吻，劝母亲说：“反动派杀了我俩不要紧，共产党在，同志们在，我们总有一天会胜利，总有一天要报仇。你要活下来，好有朝一日看到敌人的可耻下场！”

妹妹滚动着满眶泪水，从容不迫地摸出八枚零用铜板，交给母亲说：“妈妈，你老人家养育儿女一场，无所报答，这就是我俩对您老人家的一点孝心，您要多保重！”

姐妹俩，就是这样从从容容告别亲人，告别难友，告别这个阴冷的凌晨，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牢房……

这就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清乡运动，在衡山进行大屠杀，在被害的数以百计的死难烈士中，两位年龄最小，又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少年姐妹，李洁、李广烈士正在奔赴刑场。

时年，姐姐李洁十六岁，妹妹李广十四岁。

（二）

李洁、李广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凌晨被捕的。被捕前，均系中共衡山县委机关驻县城的地下交通员。

县委的交通站，建于“马日事变”以后。开始设在南门外吴志兰家，后迁观湘门赵庄家，第三次又转移到三步桥庆华银楼赵锡生家。因环境复杂险恶，这个交通站屡建屡被暴露，屡

建屋遭破坏，致使工作几经中断。

到九月，通过再三考虑，县委决定改由停课在家的李洁、李广接替交通员工作，她们的家——南正街“李利升银楼”，就作为县委的交通站。

“李利升银楼”，只不过是李洁、李广的一个新家。她们的老家是在石湾（属衡东县）。这是个工商业较为发达的乡间小镇，座落在湘江东岸，白莲港与湘江的汇合处。到衡山县城，旱路二十多里，水路十六、七里。小镇的北街口，有个小地名叫坳上，坳上的西边，有座低矮古老的小槽门，槽门内有四、五间小茅屋，掩映在枝叶繁茂的苦楝树下，这便是先人遗留给李洁、李广父母的栖身之所，人们称为小槽门屋。小姐妹俩，就是出生在这个小槽门屋里。李洁生于一九一二年，李广生于一九一四年。李广出生后不久，父亲李待荣，就带着在石湾做小生意的一点积蓄，家小和希望，来到衡山县城，开设了这家专门打制长命锁、项圈与毛毛帽子上十八罗汉等儿童妇女饰物的“李利升银楼”。

童年的李洁、李广，就这样进入了县城。

正当她们从小镇踏入县城时，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到大动荡，大变革的年月，一九一七年，苏联爆发了十月革命；一九一九年，北京发生“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素以“文明奥区”著称的南岳衡山，受其影响，于一九一九年六月一日，成立了以学生为主的衡山国货维持会；次年，本县在外地中等以上学校读书的学生，回县组织学生联合会，清算了发生在县财产保管处和田赋征收处的大贪污案；一九二二年，社会主义青年团衡山地方委员会成立；一九二五年，中共衡山党小组成立；一九二六年六月初，北伐军进城，相继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县女界联合会，随

即，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象暴风骤雨般地席卷了全县。

李洁、李广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年月中度过的，因此，她们从小就一面读书一面参加了变革社会的革命实践活动。

李洁于一九二四年秋从县立女小毕业后，进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校址在衡阳）读书。其时，这个学校早已建立起共产党与共青团的支部，有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立志变革社会的进步师生，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李洁很快就和他们交上朋友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李广还在县立女小读小学时，就参加儿童团，举起小红旗欢迎北伐军进城，扛着红缨枪查禁洋货、斗争土豪劣绅。一九二六年秋，她从县立女小毕业后，又继续考入附设在该校的初中班学习。不久，她也在县立女小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七年一月，毛泽东来衡山考察农民运动。二十三日下午，在县城五官巷子的县农协礼堂举行报告会。由于妇女听众不多，因此在两百余名听众中，非常引人注目。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又要数挤到前排就座的两位少年女学生，这便是相貌相似的李洁、李广姐妹。

姐妹俩，都是圆圆的脸旦，乌亮亮的眼睛，都蓄着短发，而且稍有些发黄，不同的是，姐姐比妹妹稍高一点，稍胖一点。论性情，却迥然不同、李洁文雅娴静，不太好动，爱看书，善沉思，好写作。她在省立三女师最喜欢阅读《中国青年》、《向导》和《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还在校自助会编辑出版的刊物——《期刊》第二期上，发表过两篇影响较大的文章。在其中的《蛙鸣》篇结尾时写道：

“设使古今中外之善鸣者，同时鸣于中国，则精神据于神州，形声震于环宇，且将如蛙之性热而音猛，一鸣而百鸣，百

鸣而万鸣，万鸣而万万鸣，则四万万之黄裔皆善鸣者也，未始非兴盛之景象也，乃中国今日之人……议员也，政客也、军阀也，学阀也，对于外交内政，一意营私，毫无政见……或此鸣而彼不鸣，或彼鸣而此不鸣，终之徒发空言……，反不如蛙鸣之有意识也”。

李广聪明伶俐，胆大好动，在学堂里，打球比赛，唱歌跳舞，样样有兴趣，在一次全校举办的“谁养活谁”的演讲比赛会上，她以《农民养活地主》为题，博得了广大师生好评。放得学来，她很少呆在家里，不是和男孩子到街上去拍皮球，就是和女孩子比踢毽子、毽子到了她脚上，随便内踢外踢，左踢右踢、车转身子踢，打着圈儿踢，都不会掉下来，好象在她的脚和毽子之间，有一根看不见的橡皮线相互牵引着。

她们虽然贪玩，干起革命来，可一点也不马虎。自接手县委交通站的工作后，曾冒着生命危险，多次闯过敌人的关卡，将来往书信或缝进衣服里，或包在书皮内，或藏于发结下，准确及时地送到了有关人员手里。一次还急中生智，护送新县委书记陈芬夫妇俩，渡过湘江去召开了党的秘密会议。

那是秋天的一个黄昏，眼看天将断黑，县委的其他同志正焦急地在县城对岸的丰塘，等候新书记去主持一个重要会议。当天下午，县常备队的军警们，恰恰封锁了从县城过往丰塘去的所有渡口，截留住他们认为行迹可疑的人进行盘问。新书记陈芬是耒阳人，他的妻子毛泽建是湘潭人，象他们这样两个操外地口音的人，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是无论如何也过不了河。

“陈芬叔叔，你化个商人，装作有急事要过河去！”正当大家犹豫不定，善于思考的李洁，胸有成竹地说，“李广化个恶性传染病人，装做从县城看了病，检好药，急于抬回乡下去，由我和毛泽建阿姨来抬，你看如何？”

令云："据衡山县县长陈某、县党部改组委员陈鹤马日代电称……查获刘激由由衡阳寄往衡山李清明教科书，从封面壳内检出共党通告四纸，通告分大纲四条：（一）工作细则；（二）工作方针；（三）青工运动；（四）士兵工作。其用意亦以暴动为主旨……关系湘、鄂、赣、粤四省安危……仰各县县长，严切防范，以遏乱萌"。

为了破坏年关暴动，康庆万决定亲自审问李洁、李广，在她们被捕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康庆万神气十足地来到了军警森严的审讯室。

虽然李洁、李广还是头次经历审讯，但她们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因为自这年六月中旬以来，她们亲眼看见国民党的清乡委员会，天天在城里杀人。城门上，天天悬挂有死难烈士的头颅，或切下耳朵，或割断舌头，或挖出眼睛，很显然，敌人是想用残暴行为和恐怖手段，来吓服那些软骨头，以最终达到扑灭革命烈火的目的。然而，李洁、李广她们不但没有为敌人的残暴行为和恐怖手段所吓倒，敌人的下劣凶残适足以激起小姐妹对敌人的无比愤怒，并更加坚定了她们许身革命，义无反顾的决心。当初，县委把屡建屡遭破坏的交通站任务交把她俩时，就正是这种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时刻。对于地下交通员的处境有多么危险，她们不是不明白，而是心里明白得象打起灯笼一样亮堂。这就是说，她们在接受工作任务时，早就作好了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献出一切的充分的思想准备，并且也早就打好了商量：倘若落入敌人魔爪，一定要威武不屈，撬口不开，绝不能为敌人留下半点有用的材料。

对于这一点，康庆万开始想得很简单，在他看来，像李洁、李广这般年龄的女孩子，莫说是审讯，就是她俩在街上顺便碰见个穿身常备队制服的人，也会全身发软，两脚打颤、什

么理想呀，主义呀，会早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万万没有想到，眼面前的两个小姑娘，竟然会这样端庄，这样镇静，这样神圣不可侵犯。这不能不使他从内心深处打了一个寒颤。当然，康庆万毕竟是老奸巨猾，只有片刻功夫他就自我镇定下来。为了打破僵持局面，首先他将身子往前欠一欠，然后装出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说道："哦呀，这个我懂，你们只不过是两个学生妹嬉嘛！一不是共产党，二不是什么委员长，搞了几天　童团，又是什么交通站，跟在别人的屁股后头，喊几句口号，送几回信，算回什么事呢？包你们放一万个心，清乡委员会不会办你们，你们还小，我们要讲人道，要讲法律，可你们也总得要把李清明是谁、现在他在什么地方、告诉我们一声，好让我们去办他吧！"

对于康庆万的假仁假义，李洁、李广根本就不予理睬。

"来人啦，给我打！"见软的不行，康庆万胸脯子一挺，眼睛一瞪，马上就换成了硬的。

站在两旁的军警蜂拥而上，皮鞭、棍棒象种谷一样。尽管把她们打得遍体鳞伤，可康庆万却什么口供也未曾捞到。

这样几经审讯，几经拷打，案情依旧没有进展之后，敌人变换手法，耍了一个新花招。

一天大清早，姐妹俩刚刚醒来，不料和李洁一同在省立三女师读书、入团，现已自首叛变的同学向云贞来到了女牢。她一面撩开李洁衣襟，装做非常怜惜地抚摸着李洁的伤痕，一面说："哎呀，怎么会打成这样子！还痛不？"

"第一次拷打时，痛得我差点哭起来，后来天天挨打，就不怎么怕痛了，也许这就是习惯成自然的道理吧！"心直口快的李广，显得非常乐观地抢先作了回答。

"是呀，"李洁说，"一想到党在，叔叔阿姨在，就是被打

死了，会有人来报仇，会有人来雪恨，我们也就不晓得怕痛了”。

“我说李洁、李广同学，这又何苦呢？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嘛！”

“向云贞，你这是什么意思？”李洁、李广感到向云贞的口气不对，于是眉头一皱，异口同声地问。

“我是说……我是说……我在外面看见有些党员、有些农会干部，主动到县清乡委员会去登记一下，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你们俩何必这样认真，何必这样假古呢？！如果把李清明在什么地方，也去告诉他们一声，不也就是什么事都没有了吗？他们还说了，这样既可保你们全家安全，又可送你们到大城市去读书、去深造，不论长沙、广州、还是武汉、上海，随你们挑选……”

向云贞的话还没落音，手脚麻溜的李广，“啪”的一声就是一个耳光上了她的面，李洁也接连“呸呸”两声，吐出几口唾沫，将向云贞逐出牢门。

尽管敌人不断地变换手法，对李清明到底是谁，现在何方，却怎么也问不明，查不清。为此，他们心里本来就憋了气，再加上省清乡委员会又故意要来凑热闹似的，一天要一次案情结果，并多次责怪县清乡委员会“办事不力”，这就等于把他们憋的气变成了火。为了抹掉上司心目中“办事不力”的印记，县清乡委员会的刽子手们，把无法遏抑的怒火，集中到了李氏姐妹身上来发泄了。其方式，就是要从小姐妹中，确定一个为李清明，予以杀害，去向省清乡委员会交差。

李洁、李广就义的前几天的一个下午，县长陈肃与康庆万又一次来到了县衙大堂。

“你们两个，只要有一个承认是李清明，此案就可以了

结，不再追查，”诡计多端的陈肃，首先开口哄起来，“另一个呢，马上放回家去，享受天伦之乐，这该公平合理了吧！你们看怎么样？”

“我是李清明！”只要不继续追查李清明案，为了年关暴动，为了县委的安全，同志们的安全，也为了妹妹李广的安全，李洁宁愿一死。

“不，李清明是我！”在一瞬间，李广的脑子里也不谋而合地出现了与姐姐同样的念头。

一下问出两个李清明来，康庆万还以为是李氏姐妹没有听清，于是伸出一个指头，进行补充说：“李清明只要一个，不是两个，你们听清楚了吗？”

“再说一遍，”陈肃马上又问，“到底谁是李清明？”

“我是李清明！”

“李清明是我！”

小姐妹俩，又同时喊了起来。

两个反共老手，竟然接二连三地败在两位小姑娘面前，这不能不使他们恼羞成怒。当他们懂得了永远也莫想从两位小姑娘口里，得到一句话或一个字的口供时，他们的报复心理便一下子突然膨胀起来。这些没有良心，没有理智的家伙，不再是杀一个，而是将一双尚未成年的英雄小姐妹，在被捕七十天后的一个凌晨，——一九二八年一月九日凌晨，趁人们还在熟睡的时候，就惨绝人寰地予以杀害在县城的马王庙。

年轻的李洁、李广，虽然带着深情的爱，无比的恨，倒下去了，没有来得及学成业就，长大加入中国共产党，分享革命成功后的喜悦，也没有来得及谈情说爱，享受天伦之乐，就过早地倒下去了，倒在黑暗茫茫的寒夜，倒在黎明到来之前。后来，尽管衡山的年关暴动未得到实施，但她们却以年轻的血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